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

靖康中帙十五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甲寅盡二十二日戊午

十八日甲寅聶山論伏闕劄子

臣聞前日蔡懋李梲諭與大學長貳令屏去伏闕上書陳東等諸生聞之莫不怨忿一學多士咸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梲令根治諸生并伏闕百姓欲置於法臣聞之不勝惶駭仰惟陛下睿知仁慈君臨萬方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乘隙相聚賊殺內侍指罵奸黨蓋恃陛下仁聖必能與百姓雪去怨氣而懋梲

之徒恨其罵已而佐李綱欲遂除去根株又梲宣言
爲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故舊欲盡行誅戮臣
恐大失士心歸怨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蓋
士民上書不約而從之者數千萬人其言皆平昔公
議乃陛下所急欲聞而奸人所甚惡也豈有不稟上
旨敢令開封快其私意願陛下訪聞行下速賜止絕
庶幾忠義之士不死奸人之手而忠言讜論日聞於
九重實宗社萬世之幸也取進止奉聖旨亟令改正
靖康錄曰初士庶伏闕上書上爲感動詔嘉忠義然
朝廷大臣惟邦彥稍自知咎其餘如梲懋時雍輩不

畏公論反以士庶爲讎敵觀其揚言曰彼時非糾率
衆庶脅天子者乎又曰若是則政出布衣不在朝廷
矣何讒賊之深而愈不戢也使吾借聽是言則伏闕
之士誠作亂耳非獻忠也且朝廷輔佐得人措天下
於安平四夷在衽席咸保萬姓和悅（刪四夷至此十一字）庶人
既無得而謗議士方詠歌之不暇尚安有伏闕者今
上皇播遷新君卽政夷狄加（刪此三字）兵（下添交字）魏闕圖我
（刪此二字）宗社（下添傾字）存亡之勢一障隔耳大臣有自私
之蔽奸臣怙賣國之功羣小漏機而喪師正人擠排
而不用朝廷之大無一人爲吾君言之故士庶伏闕

獻忠論列宰相之非求復社稷之臣期於得請乃其時爾安得此言轉播人耳故敏雖於今心膂猶敷奏縷陳多至數百言榜之通衢以明邦彥無罪亦頗出正論布衣魏孝友太學正吳若上書辨論其失敏安得無失言焉既而梲懋乃諭大學長貳黃哲黃唐傳令屏斥伏闕上書人長貳惶恐待罪尋得旨反有乃是忠義所激之語遂寢梲又呼時雍令根治太學生伏闕百姓欲置於法戶部尚書聶山懼織羅之獄興而忠義之士死乃密以聞上曰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承隙相拉賊殺內臣詆罵奸黨蓋恃陛下仁聖必能爲百姓雪其怨氣而梲梲時雍惡其罵已而佐綱輒欲痛鋤其根株又梲宣言曰伏闕之士其間有綱故舊必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民歸怨陛下況士庶上書其言皆出於平昔之公論乃陛下所急聞而奸臣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自令開封快其私忿願速止絕庶幾忠義之人不死奸臣之手忠言讜論日聞九重宗廟社稷萬世之幸諸生以故得保首領山之力也然開封三衙猶榜大學門榜曰准殿前司牒准內降御寶批朝廷方大開言路之時應文武臣下士庶秀才等宜以忠嘉之言讜論建陳當用納親覽於其可否一一施行然有似此伏闕上書爲名者意在作亂之人仰三衙立便收捉當行軍法奉御筆付王宗濋

等出榜如有似此之人斬訖奏聞○舊校云榜曰云云歸本無全文但云榜內再有以上書爲名者意在作亂之人仰三衙立便收捉當行軍法奉御筆付王宗濋等斬訖報聞俱大字寫適有學官吳若上書得罪長貳迎合其意乃屏陳東一學爲之閧然既而朝廷卽與改正又命聶山宣傳俾士安於學開封三衙揭示文榜亦卽褫去盛哉上以士之去就於國重輕不暫置於懷雖古明哲亦何以加然士方忻聖訓嘉奬墨尙未乾而奸臣輒欲置於法雖身不罹禍而豺狼尙在故望望然咸欲去恐不免也蓋君子孤立小人朋邪號令混淆是非紛亂人君難於聽察莫甚於此時也祇一徐處仁忠亮清敏屬望天下久矣近方以中書起之猶未厭士論而言章三上以嘗爲蔡京門人當不可用矣京相上皇二十年今廷中諸臣孰非京引薦者若以是爲嫌投置多矣朝廷用人賢者用之不賢者去之於今旁求天下如處仁之賢有幾處仁而不用誰復可用問其諫官者誰乃邦彥締交謝克家也君子小人猶冰炭之不相入信然

秀水閒居錄論士民伏闕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金虜（改作人）至都城軍於城西十餘里旣稱和議十一日今上以康邸故相張邦昌副之出寓虜（改作金）營右丞

李綱爲親征行營使聚兵欲戰二月朔遣將官姚平仲等夜刦虜（改作金）營不捷次日綱罷政五日太學生陳東率其徒數十人拜伏端門之下獻書丐留綱且有人唱言道路曰綱罷虜（改作敵）入城矣軍民稍集至午聚萬餘人昇登聞鼓擊之中使朱拱之出宣問卽殺之宰執李邦彥等自禁中歸都省衆詢罵欲毆皆奔避凡殺內臣三十餘亦刦數十家六日以綱知樞密院事副樞耿南仲奏言率衆詣闕者乃綱使（令輩）數人宜下御史府根治不從虜（改作敵）旣退上遣兵十餘萬援太原以綱爲宣撫使固辭不行至以告身納榻前上怒甚事叵測簽書密院許翰與綱皆蔡京交黨也翰執政綱頗有力密書杜郵二字以寄綱綱卽日承命遷延久之僅能渡河居覃懷去太原七百里遙制軍事多失機會大將种師中世家宿將黜其言不聽師潰种師中戰沒國兵自是不能復振矣綱竟罷去虜（改作敵）益無憚再舉犯闕二聖北狩嗚呼痛哉

諫議大夫唐重論奉迎上皇劄子

恭惟太上臨御二十有六年優游太平海內無一塵之驚比者倉皇南幸踐涉山川冒犯霜露憂勞甚矣陛下天資仁孝發於至誠拳拳思慕之心未嘗須臾

庚辰福州議用兵劄子

而忘今日和議已定王室無虞是宜以天下養也欲乞遣使奉表祇迎法駕涓日備禮迎還京師上以副陛下孝治之誠下以慰在廷百辟之望取進止

又論和議用兵劄子

伏見孽虜（改作金人）敗盟侵犯（改作逼）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之勢難防樓櫓未免不集遣使涖盟捐金帛割土地飽其貪心以紓一時之急而徐圖萬全之策則前日之和議爲便然予之以金帛雖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予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必能弭其患谿壑之欲發乎無厭城下之盟未必可保憑陵近郊

刦掠畿甸幸今宿將勁兵勤王畢集師律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之用武亦便盟約雖未可保也然我先敗盟則失信武備雖不可弛也然我先用兵則不祥爲今日之計莫若堅守和議駐兵堅壘觀釁而動使過不先然後爲善和議之說既已施行用兵之策必有方略以臣愚料之不過檄三鎮使以死扞敵行反間以疑虜（改作敵）心合大兵以斷歸路其策莫過於此可用之河外而不可用之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可無虞若一不成萬有俱喪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聞疆埸之吏告賊黨（改作敵兵）

之將至儻或合謀以犯城闕豈可決勝負於一擲耶若賊（敵改作）先敗盟則不得已而用兵不得已而用兵則大將者當礪兵鏖戰以敵王愾而保宗廟爲大臣者不可不思所以衞宸極而護鑾輿唯朝廷之上叶謀而早圖之實天下之幸取進止

又論大臣請御筆劄子

臣近嘗論列比年以來大臣擅權密請御筆公行奸謀致寇召禍實原於此陛下臨御之初當剗除宿弊以杜邪枉之門不可不以是爲戒臣愚以謂自蔡京秉國政童貫總兵權凡二十年專請御筆行其私意

上欺人主下欺同列開邊鄙之隙結中國之禍以致金人侵犯中原致寇之因實京貫之罪幸賴陛下仁聖感格虜（敵改作）人歸心遣使和議已有退期不意交兵城下墮虜（敵改作）計之中乃李綱專行營之謀無經遠之略陰結將帥擅興干戈僥倖成功旋致敗衂臣訪聞行營司官屬云綱稱自有御筆指揮綱欺人以逭責自爲之謀則善矣獨不爲陛下計乎臣前來面奉聖訓已有御筆指揮更令申明行下臣已知陛下寖御筆之命決矣幸而虜（敵改作）人搜獲姚平仲奏報知興兵之意不出於陛下服我信義不渝前盟且有

休兵息民之期不然將臣覆軍謀臣誤國皆歸咎於
陛下矣豈可復以口舌辨乎臣恐釁端一開兵禍連
結自是無寧歲矣雖食議者之肉恐不足以謝衆怨
伏望陛下正綱罔上誤國之罪爲貪功生事之戒庶
以塞人之憤辭今後臣僚輒請御筆併乞陛下察其
奸謀嚴加竄謫以爲人臣不忠之戒伏望睿斷施行
毋貽後患取進止

又論制置使王蕃逃遁劄子

臣伏見王蕃先任戶部侍郎乞往陝西等路募兵禦
寇未啟行除延康殿學士充京畿兵馬制置使朝廷
謂其陳禦戎之策特以是命之寵至渥而任至重矣
自寇迫至近郊都城戒嚴已踰兩旬畿甸居民盡被
刦掠蕃既不扞禦以衛王室乃擁卒旅護妻孥避寇
逃遁爲自全之計臣前具劄子面奏乞根究蕃所在
併臺官論列聞已降指揮令疾速發來赴闕謹按蕃
天資險詖公肆誕謾居喪污穢冒哀求仕屢辱吏議
案牘具存不忠不孝其罪著聞難以殫舉今者專統
制之權乃避賊逃遁以法繩之是叛臣也正誤國之
罪肆兩觀之誅尚未足以謝衆怨今赴闕之命朝廷
必有以處之矣臣體訪得王蕃部領兵馬約二千餘

衆過潁昌前去縱令兵徒刦奪所至騷擾甚於寇賊居民奔逃正月十九日已宿唐州二十日起發不知所之蕃避寇誤國臣知其爲叛臣矣若領兵越境而南臣不知蕃之奸謀將何所圖也朝廷雖有指揮令發來赴闕臣竊謂蕃之叛已不臣於陛下矣其可召而至乎伏乞陛下早加睿斷免貽後患取進止

沈琯上書李綱乞明賞罰

書曰金人之强能强於苻堅乎中國之弱果弱於東晉乎向使似之尚當爲淝上之一戰而今者凡有要求無所不從一切唯令之取何哉欲親王則以親王與之欲都尉則以都尉與之至令欲宰相以爲質則邦昌爲少宰而遣主議和而其爲太宰者弗去也欲樞密以劃地界則路允迪爲齎書而往主割地而其爲樞密者弗去也何待宰相樞密者厚而親王都尉之薄也以至一去而爲大資再往而爲兩府張大金之聲勢以脅朝廷則遷給事割三鎮之地以蹙國勢則除侍郎凡言金人之兵少與用兵之策者皆怒而不聽夫國之所以爲國者正是非明賞罰是非不正賞罰不明其能國乎琯所以夙夜憤憤爲國家慮而不復仕者此也伏望樞密以道事君取天下之眞才

實能而用之進君子退小人正是非明賞罰使朝廷
清明邊鄙甯靜時和歲豐琯雖在耿耿中受賜多矣
憤激之深言不能盡伏幸察裁琯至是日猶見范瓊
等尚未行自知言不能用恨用事之臣殊不爲社稷
宗廟遠圖遂投劾致仕而歸
開封府出榜止絕內侍家論訴及彈壓百姓
榜云契勘近有兇惡之人遞相倡率羣衆街市毆擊
內官及刦奪財物當所躬親擒捕將首惡人之處斬
訖自合追財捉黨盡行依法決配幸遇聖恩矜恤百
姓出於無知輕犯刑憲特賜赦宥及再下手詔丁甯

安恤已經恩赦之人如更有內侍陳訴本府更不受
理聖旨寬大百姓盡當體念仁厚之意相率改過自
新不得復有煽惑今來尚慮頑猾之人不能深體仁
聖愛民之心尚敢鼓倡羣衆務要作過仰同謀之人
速赴本府陳告卽時支賞錢貳百貫特與免罪其有
作過之人斬訖聞奏的不容恕
十九日乙卯粘罕改作尼堪陷威勝軍知軍詹丕遠被殺
粘罕改作尼堪圍太原未下留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
趨京師粘罕改作尼堪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仰而歎曰
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爲無人也哉至威勝軍

權軍事李司錄者以軍獻之粘罕改作尼堪訢然駐兵城外而趨隆德府

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榜更不召募效用

契勘本司近出榜召誘諸色軍人敢勇效用等今來金人已退更不召募須至曉示舊校歸本都大提舉至須至曉示在卷末

粘罕改作尼堪陷隆德府以燕人姚璠知府事

粘罕改作尼堪自威勝軍趨隆德府隆德無備守臣張確憑城與戰敗二日而破張確同通判趙伯臻皆被殺

粘罕改作尼堪留漢兒姚璠太師守隆德

二十二日戊午粘罕改作尼堪自隆德府南犯澤州界聞其有備不敢逼城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終

遂欲除去根株誤作欲遂　不約而從之者數十萬人十誤作千

使吾君藉聽此言脫君字　四夷在袵席咸保應作四夷左袵

咸服　傳播人耳傳誤作轉　故敏雖與京心膂與京誤作於今　乘

隙相聚乘誤作承聚誤作拉　乃陛下所宜急聞脫宜字　關於國

之輕重脫關字之字　乃綱使令東輩數人脫東字　國威自

是不能復振矣威誤作兵　跋涉山川跋誤作踐　樓櫓未完軍

馬不集完誤作免脫軍馬二字　使我不先我誤作過　惟可用之河

外脫惟字　則爲大將者脫爲字　墮虜計之中之字衍　既

不能扞禦脫能字　羣聚街市聚誤作衆　將首惡之人誤作人之

自合追捉賊黨誤作追財捉黨　尚敢鼓唱聚衆聚誤作羣　召募諸色軍人募誤作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一

靖康中帙十六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午盡二十六日壬戌

二十二日戊午太學生沈長卿上書言伏闕并李邦彥等

書曰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沈長卿謹昧死再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觀自古天下國家所以敗亂而不可救者始於人君賞罰之不明也蓋賞罰者人主之大柄古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欲其合天下之公心不敢有異議而已舜之舉十六相也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八愷其竄四凶也天下之人謂之檮杌謂之饕餮夫八元八愷檮杌饕餮非舜舉之也天下之人共賞之也非舜竄之也天下之人共罰之也聖人賞罰之柄如此漢唐之末時君世主昏暗不明賞罰之柄奪於權臣其所賞者未必有功也所罰者未必有罪也賞罰不明天下解體亂亡隨之如漢之哀平唐之懿僖此數君者未必如桀紂之暴亂酷虐惟其賞罰不公使忠臣義士銜恨而死是以至於滅亡爾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當取法於堯舜可也而比頒明詔前後或異若有姦邪罔上之臣乘擾攘之際亂陛下之聰明者臣少負耿介慕劉蕡賈誼之言得事君之節而小仲舒之論緩而不切憤然有意於劉賈臣請爲陛下直言而不諱臣聞二月初五日陛下罷李綱右丞太學生陳東等率士數百伏闕上書極言李綱忠義李邦彥姦惡冀陛下聰明睿斷罷邦彥而相李綱以厭天下之論也於時京城百姓羣聚闕廷不約而來者幾數萬人仰天椎心祈哀請命莫不欲李綱之相邦彥之罷也洎陛下遣使宣諭復綱舊職衆

志遂定其後乘時恃眾毆擊內侍蓋緣平居細民受虐之深積怨之久今日戎虜（改作强敵）擁兵困辱中國奪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故危疑之間發其痛以至於極非士人所教而為之也夫舉數萬之眾不煩召而羣聚帝閽若出一家曾無異意者豈陳東一布衣寒士所能驅率哉蓋其平日公論如此不勝其忠義憤激之切訴於陛下爾諂諛無知之人阿附邦彥自植朋黨不問士庶所以伏闕者何心所言於天子者何事中外憤駭里巷蕭然鬻舍一空臣始聞之而驚中聞之而疑卒聞之而解以為布衣書生以忠義被戮得與龍逢比干並名書史乃萬世之榮然天子聰明仁聖今日之事當自有以辯之必不惑於佞也其後學官黃哲等待罪陛下親降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爾等何為待罪宜速安職曉諭諸生太學之士仰觀聖訓感激流涕如蒙異恩以謂陛下好賢樂善之誠如此自今以往天下忠言讜論日聞於九重必不至鉗口結舌如前日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稱誦未已詔墨未乾陛下復降御寶以諸生伏闕係赦前已放罪更不根治今後如或不改復出鼓唱亂朝廷紀

綱當議極刑又觀殿前司曉示備載御寶以士庶有以伏闕上書爲名者意在作亂今後如更似此之人仰三衙收捉並從軍法令王宗濋斬訖聞奏臣雖至愚心知前日姦邪之人重以變亂之說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終始反覆之如是也臣觀秦始皇雄才大略英睿之主也一用趙高李斯遂以爲上古不足學三代不足法盡取上古之書而焚之當時天下之士有復於上者皆以爲妖言使御史按問其罪羣聚而坑之四百六十餘人是時忠臣義士避坑戮之禍遁逃竄伏甘心於隴畝之閒不敢以儒自名其謀實

出於斯高始皇信之而不悟也天下士既已盡去始皇於是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遊不息恣所欲爲而無敢有言是非陵夷至於二世不改始皇之業以至大亂輟耕隴上之徒奮臂一呼天下響應禍在焚書坑儒而已今姦邪之人欲罪伏闕之士而陛下得此名於後世臣所以捫心痛哭思欲犯顏逆鱗以自蹈於鼎鑊也夫人主所示天下者賞罰也某人當誅必明其可誅之罪功罪不明而妄興賞罰使天下歸怨則謂之暴君可也陛下如以前日之事爲可赦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赦乎以後日之

犯爲可誅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誅乎且既名之爲忠義則不當罪之於刑法既置之於刑法則不當名之以忠義二者不可兩立也陛下前詔既以士人爲忠義則後日以犯詔而誅者乃以忠義就刑也爲忠義者既不保其首領使不忠不義者陛下將何法以加之乎雖然作福作威人君之大柄則殺士之名臣爲陛下過有所惜者萬世之後恐陛下有殺士之名臣恐自此天下四海忠義之士望風股慄且耕且釣不肯爲陛下用也臣又聞陛下虛懷側席登用儒臣擢徐處仁唐恪等於閒散之地而置之輔佐

至於范宗尹朱夢說劉寧止之徒盡蒙號召將以大用是陛下欲盡求天下忠義之士也忠義之士聞詔未起陛下罪言之名已聞於天下彼數人者敢再信於陛下乎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其閒姦臣沮抑忠義之士以言獲罪致斥逐者固多矣然未有如今日之詔欲置敢言之士於極刑也而陛下獨何忍爲之乎臣聞自古賢人君子未嘗不欲其君用者惟其待之不以禮遇之不以誠是以懷鉛抱槧自甘於海濱巖穴而不出也人君惟盡禮而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猶懼其不至況示以刑威

欲致忠賢之士不亦難哉昔燕昭築黃金臺禮郭隗而四方之士莫不奔燕齊小白禮九九之術而四方之士莫不奔齊彼區區霸者之材非有五帝三王之道德也徒以禮賢下士故天下之士樂爲之用臣願陛下念臣之心察臣之言特降聖旨追改前詔優加褒拂使天下之士不至於解體則陛下可以得四海之心建長久之策而享萬世無疆之休矣臣又觀前日宰相吳敏有爲李邦彥辯奸慝暴白功狀大書文榜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聞邦彥自布衣時不敦士檢放僻邪侈無所不爲挾倡優於酒肆逞顏色於庭闈其淫言媟語往往流傳人間有不可聞者其後一時遭遇旋致顯位而阿諛順旨偷合苟容坐視姦邪之臣開邊致釁曾無一言規救人主此乃持祿養交冒利忘恥之徒耳而敏方且以功狀揭之市朝欺罔文法愚弄天下未有若此吁可怪也且宰相天下之屬望任相不賢則天下之人得以議者昔楊綰爲相崔寬爲之毀第觀黎幹爲之減騶從郭子儀爲之徹聲樂當時公卿大臣猶畏憚之如此今邦彥身爲宰相而百姓遮道傍罵甚於奴隸疾走省闥掩關自遁其爲辱亦甚矣臣聞司馬光爲相天下兒

童走隸亦皆稱頌使邦彥而果賢也則天下之人當自知之當自服之何必因敏言而後明哉就使如敏之言以爲邦彥畏慎太過緩於事機則邦彥亦不過蘇味道盧懷慎之徒耳以輔庸主且猶不可況可以輔佐陛下成中興之治乎臣聞太學之論敏乃蔡京父子上客密交奔走京門寖有年矣而邦彥與敏如左右手也今所以曲爲邦彥强辯者正欲植黨自固邦彥去則敏不能以孤立原敏之心本非爲朝廷論宰相實爲身謀耳向使陛下不能獨斷而信敏之言復用邦彥則姦臣侵漬事必有大於此者誠可爲寒心也臣觀漢之元帝恭謹節儉當時號爲賢者之君而讒佞愚弄優柔不斷故孝宣之業少衰而後世貶之蓋人君之患莫大於斯二者願陛下乾綱大決天下之事斷自宸衷勿奪於讒佞勿溺於優柔則萬世之後皆知陛下爲賢君矣豈特生靈社稷之幸哉臣爲此言臣之友生有爲臣言曰子堂上有二親家唯四壁虀鹽大學苟爲升斗之祿將以養親而爲狂直之言上以諫天子下以忤宰相吾謂子無死所矣臣應之曰不然昔陽城爲國子司業召諸生誨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僕生平所志在爲忠與孝

而忠孝不能兩立苟全一節雖死無憾天子仁聖如此而奸邪之人漸以浸漬使後世得以輕訾吾君今不言將何以戴天而履地乎雖以此受戮不猶愈於今之生乎是以不避斧鉞直書其事上干天聽雖蒙誅戮萬死無悔冒瀆天威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二十四日庚申粘罕（改作尼堪）過澤州遊騎直至孔寨河晉絳戒嚴

二十六日壬戌太學正吳若上書言吳敏李邦彥

二月二十六日太學正吳若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獻言皇帝陛下臣自正月以來數貢封章仰干天聽不守愚分出位妄言加之事迫情危辭語抗率雖受誅殛理所宜蒙而待罪三旬威命不至臣知陛下遭艱危之會貪愚者之一得容庶人之謗議也雖然陛下有求言之名未有用言之實有進賢之志未有用賢之方臣稍惑之臣誠凡愚莫測聖志但私念今天下雖號乏才然百官有司識慮之過於臣者何可勝數尋臣前日之所謀質諸衆人之公論以揆始終之事變則陛下誠能令大臣去自私之蔽使疏遠者咸得竭其力參諸公論擇通知民情者繕守備於內善料虜（改作兵）計者持使節於外決不至虛張夷狄（改作

敵國之勢以恐朝廷愚弄攻守之謀以惑百姓如此之甚亦未必遽欲割地之請上貽祖宗之辱也又況號令混淆是非紛亂名器不慎賞罰無章羣小漏機而喪師姦人賣國而射利遂使兵民發憤排闥以僭誅戮之權朝廷有人寓使至此臣所以敢疑陛下無用言之實無任賢之方者謂是而已前悔何及來者尚可改圖而宰相吳敏方文飾姦言庇邪黨罪以惑陛下臣實駭此臣恐士大夫方附吳敏之炎莫敢言者臣不顧身爲陛下別白言之夫疏賤孤陋姓名不達於朝廷莫如臣之鄙者未信而言至於四五不慮後患莫如臣之戇者有一於此豈能赴功名之會今賊改作敵退可以歸矣舍微祿耕舊邱菽水養親臣之分也而猶徘徊顧戀不能忘言於陛下者豈非以陛下之儉可以積財陛下之仁可以得衆陛下之憂勤可以飾蠹弊陛下之清慎可以遠姦回然則收拾人心訓齊戎旅恢復土疆雪祖宗之大恥不在陛下之時而何時耶聖君難逢志士難合臣實歎此且臣考祖宗之澤觀天人之心國家宜未有陵遲之禍然陛下卽位於倉遑之中日不暇給然（刪此字）黜陟未明紀綱未振軍旅無律財粟無備賊本禍根尚存腰領而腹

心之臣如吳敏者反附下罔上則陵遲之形見矣獨在陛下卓然獨斷於此數日之內奮張威柄爲如何耳何則前日擾攘朝廷或有過舉人必恕陛下初臨大政便履艱危大臣多誤國之餘左右皆苟全之黨陛下不得已循用之自然積弊未去若夫今日之後陛下可以一洗豺狼大芟蕪穢百姓所以期望於陛下者亦不淺矣陛下如尙姑息舊奸蹈履前轍是猶漢成帝不能奪王氏之權徒怪天變之多也故自此政有疵纇民必不恕陛下一失民心內外解體何以緝理祖宗基業臣願陛下嘗膽攻苦深念於此也臣憂憤以來心志未定言不能文其有利害事恭畫如後所貴乙夜之觀簡而易見伏惟陛下少加察焉一自古人主急於論相而於今尤爲急宰相難於稱位而於今尤爲難臣竊聞陛下之相張邦昌特因其面折童貫爾夫童貫奴材罪盈惡著面折其短誰不能之而陛下以此相邦昌則論相之術殆疏矣陛下又相吳敏夫張邦昌器識局促畏避保身決不能爲陛下整頓頹綱衆人往往能言之臣不暇論至於吳敏才氣必不在張邦昌之下然士論指爲蔡攸死黨前日建請上皇遜位及蔡攸父子釣探先旨計會吳敏

爲之冀敏立朝庇其宗禍臣始未以爲信及見吳敏救李邦彥劄子則信不疑矣何以言之吳敏稱李邦彥輔佐上皇自前歲以來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徒救李邦彥乃救蔡攸張本也又建言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嗚呼敏謂四海不復有知識之士敢爲此言以欺陛下耶李邦彥登禁從入政府幾年矣考其進身皆不以正見政出多門紀綱敗壞天怨人怒盜賊繁興而方竭四海之力起燕雲之師曾不能力諫不合而去乃方篋棄典禮起復以妨賢路王黼用事邦彥在政府坐見土崩之勢已成晚乃結構蔡攸罷黼就第審知不能獨行其志可起復哉蔡攸首出燕雲論功受賞起登三事徐言不便與李邦彥情罪正同以此事君求脫誤國之刑未見其可至於敵兵壓境李邦彥不肯撫率京畿諸郡之民譬曉禍福身冒矢石同致其死以捍長河乃包裹橐囊津送妻子誘陛下爲避逃之計不忠不智至此之極而欲以遣李鄴爲功良可驚笑臣聞割地取賂金人本謀李鄴不能逆知其情折之以辯拒之以死但望塵投拜以邀其歡輸款露誠瀆漏其機張皇過當以成其策李邦彥等輭懦亟

令鄭望之之徒繼往有敢捐身立異者例抑不遣行初二日之戰李邦彥聞敗而喜故兵民叩閽以泄其憤此乃陛下聖德感民民願效死以除國賊以昭祖宗之休而吳敏輒引元魏高歡事以刦羣臣以動陛下是敏將爲宰相而杜言路之兆也夫衞士聚黨焚張彝宅怒其私也故高歡知士有離心散財結士今兵民伏闕殺內侍欲毆宰相者欣戴陛下也雖使高歡復生民肯忘祖宗之澤背陛下之聖而從之乎敏以此擠李綱种師道亦已過矣且陳氏貸粟高歡散財雖非人臣之所當爲然使齊君能修其政魏氏能撫其民田常高歡適爲我用蕭何之得民曷嘗不爲漢高之福陛下果以百姓之心爲心則因此民怒可以作士氣因此民勇可以振兵威豈但恢復土疆抑可鞭笞夷狄（刪豈但至此十二字）此眞中興之祥而吳敏憂之不知權者也古今事固有形同而情異者衞士聚黨奮其私怒誠不當縱前日兵民叩閽第以用忠無術幾召亂耳如其區區之意豈不可憐哉崇寗以來防民之口其潰如此使百姓因忠憤而有極刑者朝廷之人亦有責矣吳敏又引王黼之惡而又不及蔡京是黼逐敏而蔡攸召之之故也今日之禍王黼之罪

當居蔡京之次童貫之竊兵柄蔡京實縱之王黼特曲從上皇之欲取燕山耳當時王黼能諫則不爲宰相臣未知宣和廷臣誰是不肯取宰相者王黼不爲則今其無如王黼者乎吳敏能平心用刑立正蔡攸父子之罪民猶未弭其謗如顧私恩廢國法禍未息也且自崇寧以來縉紳非無才智之士例爲蔡京父子童貫梁師成王黼所汚者舊閒若徐處仁者號爲勤儉公方然陛下召之而士論已諠其嘗以十事乞留蔡京矣考其後來大概徐處仁所長固不當以此廢之但士君子立身一敗不爲清議所重決不能大

有爲於危疑之際者昔蘇軾有言君子未論其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誠有是理蓋使張商英陳瓘今日立朝所爲未必皆是而士民不敢異辭使宣和舊臣秉政在廷所爲未必皆非而士民競先興謗陛下以此揆之則圖相之術明矣又況皇上還宮凡爲舊臣者皆有主辱臣死之責又有進退首尾之嫌宰執之閒措身何地願陛下旁求俊彥天既篤生陛下聖德必不無一賢相贊助也一道路籍籍皆言蔡京在上皇時有保護邦本之策陛下不忘其恩欲全宥之且欲用其子孫此正今日禍福之幾不可不深

論也蔡京父子濁亂天下爲鬼爲蜮毀壞祖宗基構誰不欲食其肉者且其父子兇險而有姦人之才如復令在朝則正人端士必不爲陛下用而輕蹈嗜利者附之以進矣如此則民離心於下陛下孤立於上此西漢王氏之禍也陛下之居儲貳名位繫於天下聖德聞於天下百姓歸心神明擁護雖有搖奪之變天人不從蔡京豈是忠良但度勢有不可不敢異謀爾況蔡京兄弟子孫享國厚祿誠有保護之言不爲分外凡爲天下者不顧私恩丁公成漢祖者也漢祖斬之知其姦也魏徵背唐太宗者也太宗親之知其忠也蔡京父子本窺伺上皇自結免戮之計非特不忠於陛下又不忠於上皇而崇寧之初首進逢迎之言熒惑上皇履霜堅冰終至蒙塵之禍則陛下有義不戴天之讎今陛下將指姦爲忠義棄讎不復匹夫且不爲之況君天下者乎方危疑之時能傳位於陛下此自上皇之英斷祖宗之威靈吳敏既饗天之力以爲己功濫據台鼎蔡京父子又欲倚此全宗亦害天下之公義矣願陛下圖之臣聞人主所以礪世磨鈍者名器賞罰也緩急之際財帛或不足於充賞刀鋸或不足以徧刑尤當謹守名器以昭勸沮之方崇

寗以來金紫飾輿臺公王寵閹官有志之士至以名器爲辱陛下卽位當焦手濡足以救此風而須者愈甚奉使如李鄴鄭望之張皇敵勢賣國謀身皆列禁省出使而未有功悉光華榮顯並玷樞輔不知朝廷平日養人何所用之一有使令必先賞賜又進士雷觀等上書閒擢館職芻蕘之獻言陛下善而褒之亦榮於華衮矣館職可輕授哉祖宗召試館職之法抑可棄乎陛下亦知前日郎官有使不屈節死虜廷者儒生有應募血戰塗草野者否使忠魂有知必憤於此等賞矣又康王和戎本無他策徒以危疑之際毅然請行尼辱受危三旬於外勞則有矣何功之云今賞與太重前此無聞他日張邦昌交地而歸又將待之三公耶聖主作事動思可繼陛下誠憐康王出入待遇之恩時使頒錫之數超於諸王亦足勸矣名器不可輕也臣願陛下密諭康王牢辭此賞陛下從而許之君臣兩得其美計之上也干冒天威臣無任昧死云云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一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一校勘記

唐之懿僖是也（脫是也二字）　有復於古者（古誤作上）　而無敢有言其非（其誤作是）　敢自信於陛下乎（自誤作再）　臣願陛下嘗膽臥薪（臥薪誤作攻苦）　鈎探先旨（鈎誤作釣）　又況上皇還宮（上皇誤作皇上）　毀壞祖宗基構（構應作業）　指姦邪爲忠義（脫邪字）　公王寵閹宦（宦誤作官）　必憤於此等重賞矣（脫重字）　今賞典太重（典誤作與）　特使頒錫之數（特誤作時）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二

靖康中帙十七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壬戌盡三月三日己巳

吳若又以書貽中丞許翰

書曰若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愛人以姑息必進偷安之言愛人以德必進藥石之論近世公卿挾穿窬售身者多矣既自售其身遂以此望人故稍聞辯別是非者驚爲村鄙況肯受人之盡言乎要非卓然特立自拔於流俗之中者未可

與進藥石之論也竊聞中丞丈昔在禁掖以代言不
詭隨獲罪復拜職青鎖以救孫傅被黜氣節如此必
能受盡言矣若故願效其區區夫主上新卽位强寇
犯城社稷震動賴祖宗天地之靈僅免傾覆而承紀
綱敗壞之餘人材彫喪之後誤國之黨尚留廟堂賊
民之官猶充郡縣國勢委靡風俗陵夷士民顒顒獨
望一賢相出輔聖主以直道定國是以公論進人材
盡去兇邪大收威柄愼惜名器平用賞刑因民之怒
以飭兵順民之欲以施政嘗膽齧指雪上皇遜位之
辱而吳敏乃首以姦進附下罔上有摹倣蔡京之志

中丞知之而未言耶抑不悟其心也崇寓以來臺諫
皆熟視姦邪蓄縮閉口及其敗露已正典刑而彈章
始至故雖有臺職無救於亂獨陳瓘言蔡京於威權
之先至今天下稱誦以爲知幾中丞平昔自負必不
肯居陳瓘以下其早察之吳敏建請上皇遜位遂受
門下侍郎之除計其趨操豈復能自振士論喧噪因
指爲蔡攸死黨謂蔡氏父子探上皇旨意令敏投隙
爲之庶幾敏在朝廷庇其宗禍或果如此敏特人役
也果可在其瞻之位乎然若舊欽吳敏學問尚疑其
徐有所處及其救李邦彥劄子則始驚曰敏眞謬用

其心矣吳敏先言軍人伏闕殺內侍毆宰相懼致高歡窺魏之事此蓋欲以利害動人主而鉗天下之口也次言李邦彥輔佐上皇前歲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特曲救李邦彥乃救蔡攸也又建言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此蓋敏同主和議自徼其功也卒言異時王黼姦惡而不及蔡京此又蔡京成吳敏王黼逐之蔡攸召之之私也事皆不虛言庶可復昔胡后亂朝魏政不競故衞士以私憤焚殺張彝之家非爲國也高歡畜馬積財本有異志因此結士無忌憚之心至如前日軍民殺內侍毆宰相豈聞有私怨乎欣戴主上之德欲除國賊張朝威耳雖使高歡復生知民之未忘宋也而姦心自沮何窺伺之敢哉吳敏以此刦羣下志必有所在矣初上皇之相蔡京也京首立上書朋黨之法竄逐義士由此遂成壅蔽之風前日伏闕之士乃二十餘年防民之甚奔潰如此今人主卽位之初吳敏當陳人心可畏使人主瞿然知覆舟馭馬之戒而首用高歡事動之此語一入言路塞矣杜牧賦秦阿房宮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夫軍民敢言如前日乃中興之祥萬一壅之使至於敢怒而已則彼

祖臂大呼者豈復於闕下哉某嘗聞上皇時有爭得失執憲度者輒批曰五代跋扈君弱臣强之風故雖有賁育之勇者莫敢犯雷霆之怒今有使臣下避高歡之禍則朱雲王章復作亦不肯詣闕獻言矣吳敏此言不知宰相之體也凡爲宰相者舉措慰天下之望百姓將以手加額未聞蕭曹邴魏房杜姚宋懼人毆擊於闕庭之下也至於李邦彥在王黼時似有士譽然身居政府知燕雲之事必敗而持祿容身纔執親喪遽聞起復果以天下一日不可無李邦彥乎則力諫窮兵自焚之災稍申棄親事君之義何乃深穴

狡兔之窟潛爲鬼蜮之謀結蔡攸罷王黼身取宰相而蔡京復出蔡京亂常猶偃然不慚略餙要君之辭終無避責之實其爲患失與王黼何殊而欲以罷黼爲功是猶蔡京諫取燕雲蔡攸身爲統帥父欲免謗於後子欲邀功於前人臣寧愚不識機陷於王黼之黨罪則罪爾至於心知不可意乃饕名首鼠妖狐愚弄天下雖有刀鋸豈能盡刑若夫李鄴使虜（改作金）兒童笑之虛張敵勢震動朝野使大臣膽落兵將氣消坐視長驅寸草不結且聞貪金邀地虜（改作敵）人本謀李鄴粗有知識自可折之以計而乃賣國謀身與敵

爲市及李梲一出喪魄失言鄭望之輩又索高價於本朝輸忠款於異域吳敏既在樞府諒無藉口於將來遂指李邦彥爲有援於事機指李鄴爲有功於國其與范瓛請會稽之罪舅犯數從亡之愆識趣亦不等矣若夫王黼姦惡難逭刑誅然比蔡京十無四五童貫之能竊兵柄蔡京實縱之方童貫之惑上皇圖幽薊豈由王黼黼特欲分奇功取宰相耳蔡京果憂國者何不死爭耶今吳敏用刑不平公論未允中丞丈如謂某言過當則請以吳敏召用人材觀之葉夢得棄於人倫遽典名郡又當過闕陸藻貪汚有素起守南門人主新卽政之時召用一人四海拭目而敏乃先此二人何哉聞敏與葉夢得深交知其無罪夫百姓不可家至戶曉夢得之說四海具聞蔡條召之上皇且以爲害風教矣不知吳敏何以白之於天下如曰流俗謗議不足恤違公議而用之則夢得之私恩歸於吳敏百姓之謗囂歸於主上矣十餘年來竭人膏血破人骨肉箕斂星奔盜賊蝟奮使民父食其子夫賣其妻四海豈復有願戴之心哉獨以主上之居春宮仁儉清修繫天下望至倉卒之變上皇知能傳位遂舍社稷吳敏不深念此又欲令主上抑人心

違公論棄人之望而不用舍罪之魁而不誅指高歡以動羣臣戒元魏而防民口萬一使主上結怨於民中興之功不亦難乎某嘗論上皇大臣皆有主辱臣死之責不當在廷而吳敏之徒不當作相何則援立之功如周公之於成王霍光之於昭帝乃當秉政不辭至於今日上皇還宮以就孝養吳敏等自有進退顧避之嫌羣下易以生閒昔房琯但一爲肅宗送寶册爾身當親任賀蘭進明遂得疑之琯雖不長於兵然陳陶斜之禍未必不以上下疑阻而致敗也昔周武用文王之呂望漢惠用高祖之蕭曹因民之心遂成大業至於漢宣帝心疑霍光而亟用魏相唐太宗欲誅裴寂而親信魏徵用舍之宜固自有理中丞丈其爲國家審思之亦所以忠於吳敏也某又聞中丞丈與吳敏厚果爾敏不罷中丞不當居職蓋聞蔡京王黼之相也開封臺諫徧置腹心說者曰欲逐則臺諫爲擊之欲罪則開封府爲鍛鍊之此蔡京王黼所以權傾天下而上皇不悟也今吳敏不必能至此但中丞丈善自爲謀可也中丞丈如無歉於心不避此職亟言吳敏乃可免謗於天下耳

吳若字秀海相州人以上舍釋褐官修職郎文學優

贍議論慷慨娶張邦昌姨女常勸邦昌諫上皇花石事邦昌不聽乃言於邦昌之妻妻駭然曰吳郎風邪何忽如此除太學正上書謂敏之救邦彥乃是救蔡攸其端可見矣書聞人人傳觀上不欲拂邦彥吳敏之意故斥吳若與合入差遣卽日出城若欣然而去頗爲士林所惜

粘罕改作尼堪過澤州逢奉使路允迪等言城下講和已割三鎭乃還太原

粘罕改作尼堪還太原於城外舊城築而居之號曰元帥府盡陷屬縣運芻粟爲久居之計

御史中丞許翰上書論決戰有五利

臣伏見金狄改作人退師以來朝廷縉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爲安而臣獨竊終夜不寐方以爲憂夫以夷狄之性貪婪無厭而删夫以至此十一字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鎭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飛塵入宮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土地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復召知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言哉今聞姚古引兵已次國郊竊謂陛下可一以閫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臣嘗熟

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陘井陘西斷太行內守大河國固無患虜（敵改作）以殘弊將歸之兵力不能復取三鎮故我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虜（彼改作）欲既盈將驕卒懈時益暄熱人馬喘汗以我方銳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我眾彼寡以十當一反顧者誅旋踵者斬使威令既必則敗弱者奮況於關陝百戰之士外誘於金繒而內激於憤恥破賊必矣此可以決戰三也种師道持重名將今雖老疾智略足恃議者見其木納若無策畫此蓋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文帝在江左聞王元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閒意及使之將望風奔潰聞師道自少沈毅蓋其天姿介冑之士瞋目語難自古而然未可遂疑況今濟以姚古必能相與立功此可決戰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為國死以滌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虜（敵改作）勢虛惕恐刦苟安目前為患萬世其意亦無他不過謂戰不勝則咎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盛秋胡（敵改作）騎復來

則必諉曰國家事狄改作敵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姦回自營孰便於此非復有爲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卻顧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計如何耳議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動小衄以謂王師不可復用傳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願陛下斷之而已

又上書

臣伏見王師既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蓋未有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不一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神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爲和爲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爲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勵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於中此其所以爲英雄者也陛下決和議則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覆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兩河之地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汴不可都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爲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下添遂至字邱墟遂陷胡貊刪此四字後世有王導謝安之才

則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坏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爲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尤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爲太祖卽位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爲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閒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虜（改作敵）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而以太祖爲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與和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虜（改作敵）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屯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卻專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鎭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爲和議苟取目前之事無失然亦未可必也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爲虜則（改作甯）南向作賊死爲中原鬼使三鎭之衆發憤怨懟人爲寇攘非小變也姑息目前亦未易保況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稅駕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艱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

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即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衆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种師道爲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刼寨之法不用大兵當少擾之使自蹂籍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江河中此利誘使戰不利以兵入寇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將不恃謀將

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來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與虜（改作之）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功效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虜（改作敵）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强受之以和故虜（改作敵）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欲爲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以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虜（改作敵）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國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議詔曰是事甚大可

令三省樞密院議取長策以付諸將

改金字牌

入內內侍省狀比因金人入寇截攔遞角內有御前金字牌子竊慮倣傚製造欲將舊法御前劄子等不得入鋪朱紅金字牌子改用黃漆朱紅字牌子奉聖旨依奏

誅梁方平

臣寮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衂棄河不守灌望風而遁今灌以重傷死於牖下而方平未正典刑奉聖旨依軍法初金人在城下梁方平守京師西壁方平命軍士矢無虛發候賊近則射之百姓以爲方平叛率衆數千喧囂執方平開封府囚之謂方平家藏金人乃入其家般其家貲官司斬首亂者數人乃定至是李綱建議請誅方平遂斬於市

靖康前錄曰是日收梁方平械送開封府治不守河之罪斬於茅座橋

二十九日乙丑李邦彥乞持服依奏

三月一日丁卯朔賞功詔書

詔曰朕初歷服適遭艱難賴天之靈敵人悔禍永惟

士大夫擐甲冑冒矢石捍寇勤王卒用有就朕甚嘉之夫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朕操威福之柄馭賞罰之權不愛高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速具等第立功將士之名來上毋以愛憎爲高下務在必當庶幾賞不踰時感勵思奮協圖康功今後非有軍功戰功實有勞績之人外並無恩倖非泛轉官賞賜播告遠邇明知朕意

二日戊辰詔德安府進士張柄太學生雷觀上書論事可嘉並與同進士出身補迪功郎除秘書正字

誥詞朕初宅丕祚務廣聽納庶來異同之論以滌壅蔽之奸雖布衣之士一言之善亦兼收並取而不遺況爾等器識之美術業之富剡牘來上文義燦然肆加褒採以就官使夫博士師儒職也爾自諸生遂陞此選其亦榮矣得之非艱持之惟艱往祗朕訓以克有終可依前件

靖康錄曰上自即位以來芻蕘之言封章日不下數十函乙夜觀覽未嘗稍厭有一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行與大臣議論嘗輟食吐哺前席咨訪陟自東宮時徙宮中服御器皿與夫府庫之積聞兼輜重共不及百擔而圖書居其半幃帳無文繡之麗几榻無

丹漆之飾規爲素樸聽政未有月餘開革弊政凡一百五事收其贏資與其羨卒足食足兵故攘卻夷狄（刪此五字）而歛不及於天下皆愼乃儉德之所致非矯拂所能爲也六賊如王黼梁師成李邦彥譚稹或竄或殛至是蔡京父子童貫朱勔又皆正其罪斬方平首戒後之領軍逗遛而歸者何灌罪與方平等雖死不赦奪官及其子孫起唐恪爲樞密許翰爲中丞供職姚古种師道師中爲制置使馮澥何㮚陳過庭梅執禮皆被召徐處仁尤爲上心眷眷嘆其至虛上宰未除輿論快然太平之期跂踵可待三月二日太學生雷觀張柄以二月五日上書合旨賜進士及第試觀二子之書論事各得陳東十一而已東以免戮爲幸而二子榮遇如此使金人不屈而死如郎官傅察者不聞褒崇盡言極諫忠衞社稷不諛君父不附宰執如吳若者反見斥逐天下事出人意外舉不可以逆料也

三日己巳太宰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門下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朝廷之體眷予元弼爲國良臣用舍雖繫於時始終且篤其義誕敷明命敷告治朝光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

郎張邦昌智沈而識精氣博而用遠蚤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聲獨擅邊書之備王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眞祠之逸陞華秘殿庶尚便於諮詢陪賦爰田用昭宣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依前光祿大夫加食邑七百戶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二終

因民之怨怨誤作怒　則當力諫窮兵自焚之災脫當字　蔡攸亂常攸誤作京　盜賊蝟集集誤作奮　使威令旣行行誤作必

虛喝恐刦喝誤作愒　改金字牌入內入內二字應在此條誤入下文　聞草弊政聞誤作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三

靖康中帙十八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己巳盡十六日壬午

中書侍郎徐處仁太宰兼門下侍郎

門下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更張於初載盍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彊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薛宣之方畧材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尚猷黃髮之詢實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八

百國當謹守於輿圖漢制二千條期盡遵於軌迹欲
興聖統無踰近臣庸登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侍並
增爵秩昭示寵光於戲多難以興在强勉而行道無
爲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爲毋負天下之
譽可特授通議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
唐恪中書侍郎翰林學士何㮚守尚書右丞耿南仲尚
書左丞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梅執禮翰林學
士陳過庭御史中丞鐵書樞密院事尚書右丞
李棁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靖康前錄曰前此遣使臣追虛中本欲治脫身之罪
是日晚金使入城來和議正乏人奉使乃令虛中行
初至賊（改作敵）營與郭藥師相視而笑講燕中舊好故
也使回欲以兩府指畫地界政府惶恐之甚虛中因
此爲樞密使再往談說令以次官行乃以學士秦檜
借禮部侍郎往河間程瑀借戶部侍郎往眞定路允
迪往太原沈晦借給事中齎誓書入國虛中還朝不
自引咎挾奉使之功洋洋然甚有德色尋以言出之
青社當時三鎮割地之詔及晦所齎誓書其間有云
虛中辭也

五日辛未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臣僚上言臣聞賞罰國之大柄人君所以馭羣臣定國是立主威蓋功同賞異則賞不足以示勸罪同罰異則罰不足以示懲昔漢宣帝致中興之盛本於信賞必罰而已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由此也謹按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王安中資性姦回善自緣飾任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閫外之寄其任可謂重矣而安中內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童貫論奏者莫非諛說之言稱頌者莫非祥瑞之事至於虜改作敵情變詐朝廷所當關防軍民利病朝廷所當存撫未嘗一言及之暨安中還朝坐席未煖戎寇猖獗此四字改作金兵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被刦掠者室廬焚蕩貲財委棄父子骨肉肝腦塗地仰貽陛下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助成邊患之所致也其罪不在梁師成譚稹之下而安中尚以從官領祠宮擁厚貲優游自便使安中自爲計不過如此實未厭天下公議臣欲望陛下斷自宸衷明正典刑投竄遠方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爲

人臣不忠之戒取進止三月四日奉聖旨王安中帥燕日久郭藥師勾結叛命並不幾察懷姦庇惡迹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已速將上取旨重行貶竄三月五日奉聖旨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王蕃瓊州安置

孫覿妄言太學生伏闕事可別與差遣

汪藻上宰執劄子乞迎太上皇還闕

某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刑於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爲家顧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與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於天以治斯人之謂也捨是吾無以爲治矣然則狥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

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於扶顛持危之計爲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改作敵國）之患何代無之致使犯闕爲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軍民之心爲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震擾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爲人主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惶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爲名未聞有請於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奉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爲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爲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某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惶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既某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籍籍以南幸爲非有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爲之寒心者數日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民獻議者繕營宮室移植花竹購買

園池科須百出矣墨制紛然專易守令遷官錫服略無虛日矣唐恪翁彥國帥也惑於誥命並行而莫知有朝廷矣朱勔糞除其家率斂州縣爲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於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頗留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洶洶遂以爲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數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嘗極矣幸天儆戒曠然大變眞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臥薪嘗膽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絕惟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去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又何望也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淛之民將見塗炭而東南和糴指揮於是廢格民既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役西兵方春以瘴死人人思土其勢必亂上皇豈得高枕而臥耶某以爲上皇糠粃天下褰裳去之蓋已超然萬物之上矣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者以羣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居平猶無顧藉況自知惡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紓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不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

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於春秋以龍德爲隘引周穆王瑤池之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內之戒以箝其返挾此爲姦駸駸不已則予我劍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闕矣當是之時天子果得爲孝乎今數小人者斲喪國家天下之大惡也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方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爲今之計若莫重爲禮以必上皇之歸遣見任宰相爲迎奉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於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尚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甚者易之彼爲姦謀者既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既復二聖重歡雖上皇翛然不復以萬幾關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於上命一於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於是失是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李梲鄭望之李鄴落職予外宮祠

李梲鄭望之李鄴落職宮祠以奉使失辭也

門下侍郎趙野充太上皇行宮迎奉使

傳信錄曰初道君以正月初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般運磚瓦船乘載飢甚於舟人處得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騾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以如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行遂如鎮江道君居揚州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臣於是遣聶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甯殿留身白上曰此數人罪惡固不容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

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柰何余對曰罷山之行顯責童貫朱勔之屬陛下降詔蔡攸委令勸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矣上以爲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朱勔之屬道君皆相繼罷去太上皇將回鑾故遣趙野前去迎奉

七日癸酉詣景靈東宮燒香

八日甲戌詣景靈西宮燒香

九日乙亥詣陽德觀凝祥池中太乙宮佑神觀相國寺燒香

戎馬改作敵兵已退躬謝祖宗也令在京寺觀爲建齋醮道場追薦陣亡將士被害人民

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相○舊校云按此奏已載元年二月十四日

十五日辛巳太上皇誥賜宋煥

誥曰予夙心慕道託神器於嗣聖丕承天命喜無所喻然有恭謝難即燕安舟御東來重煩有司衛兵僅滿三千庶事草創固可知也及邊吏弛備胡改作敵騎犯闕行宮邈在淮泗而都城晝閉道路隔絕深自爲念恐貽嗣聖之憂故留浙兵以自衛至於止糧餉截

遞角皆私憂過計恐資寇爾緣此三事姦人乘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至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敕州縣而實及寻躬興言及此不覺流涕比緣嗣聖遣宋喚齎書至行宮遂得交通父子之情話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胸中無有芥蔕重惟宗廟再安雖賴大臣翊贊之功至若使父子間歡然畧無纖毫憂疑者喚竭力爲多也傳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若張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效矣喚周旋兩宮庶幾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喚

十六日壬午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重臣迎候道君皇帝

奏曰恭聞上皇聖駕將還中外欣慶此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議者以爲上皇左右有懷姦之臣創造巧言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竊惑之仰惟上皇臨御日久去年冬夷狄改作敵人侵擾因厭萬幾之繁遂欲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星變而答天戒太子惶懼入請事體稍類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歡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

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義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
私意邪雖使姦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德
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
也上皇於陛下親邪羣臣親邪臣謂上皇之親無親
於陛下也臣恐臣寮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語
惶惑聖聽致父子間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
聰明勇智度量豁達不防姦邪寖以欺惑既已感悔
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已自下哀痛
之詔追惟已愆引咎興嘆大革弊端蠲除宿害質諸
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

下今日所行皆遵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恐趙
野輩不能曲委爲陛下感激陳請欲乞更擇重臣節
次往前路迎接萬一上皇聖意少有所疑即當懇切
備述陛下篤孝之誠一一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
行之意實無少異至於誅逐姦惡明正典刑乃深憤
羣邪誤國致上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
莫大於此也上皇英睿剛決倘詳此意何至有疑哉
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隆盛陛下鑾輿親出近郊后妃
嬪御親王貴戚下至公卿百官士庶耆老當皆往迎
禪聖意悟前日之去匆遽如彼今日之歸尊榮如此

自非陛下堪任付託之重使寇難稍平京師乂安庶事修舉人心歡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過爲儉約上皇務極隆厚著爲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處己之薄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羣臣中選端直之士有德行學問全忠孝大節者輔贊上皇日侍燕閒開導聖心窮天人性命之眞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已嗇神斂明清心養氣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爲天子唯父爲尊得盡生養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愚伏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親父子閒洞然無纖芥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而讒邪不入慈愛愈隆則天地百神保佑聖躬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區區愚衷夙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又不避僭越之罪妄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閒臣死有餘責伏惟睿慈特賜裁處臣不勝恐懼激切之至

先是上遣門下侍郎趙野往奉迎而讒人離閒兩宮

公輔奏此劄子上覽奏感動遂除公輔見闕諫官

詔河北三帥固守三鎮

詔曰朕承太上皇付託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廟之靈守備弗缺久迺退師而金人屢盟弗終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黏罕改作尼堪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並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朕不忍陷與三鎮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

遣史曰金人犯改作至京師也城下之盟割河北河東三鎮以講和好金人退兵至是太原猶堅守不下而河間山中亦爲國家守朝廷知三鎮人心不願割地且議者謂三鎮之地不可割遂令固守乃降是詔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三校勘記

齎誓書入金國（脫金字）而安中尚以從官領宮祠（誤作祠宮）

言受至公之道於天（一作天下）轉易守令（轉誤作專）猶無

顧惜（惜誤作藉）共挾道君於東南（共誤作一）去此數人者（者字衍）

不能委曲（誤作曲委）皆當往迎（誤作當皆）終弗可保（誤作弗終）

且保全陵寢（全誤作塞）朕不忍陷此三鎮（此誤作與）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四

靖康中帙十九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癸未盡二十八日甲午

十七日癸未太上皇回鑾次南都遣李綱出迎幷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

傳信錄曰先是太上皇回次南都不進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其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者無他欲知朝廷事爾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具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

力請之乃聽而徐處仁等謂余此行有賁育之勇余笑曰古人猶單騎見虜改作敵況故君乎上令余齎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治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善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無道之國水冒浸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猶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自運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致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爲然因問虜騎刪此二字都城守禦次

第余具以實對復曰賊敵改作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復論此余於是竊歎道君大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爲金人所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難時兩宮隔絶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致者在聖度照知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毁折夾城止欲防姦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之意者每得御筆批問輒憂懼不進膽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有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盜刦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懼然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甯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意便可珮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以謝而退二十二

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次拱州見迎奉道君
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
南都至是道君燒香儀物適至南都士女夾道聳觀
得旨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
於幄殿道君出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
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
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天大法都天教主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書高上玉清神霄九陽
總眞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
薄治狀無效致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

民赤子爲念已傳大寶於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
鎮兵革所冀遐邇歸順宇宙得甯而基業有無疆之
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兵賊偃戢普率康甯之後
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閒寂願天照鑒臣弗敢妄若將
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祈懇或
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
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甯伏望眞慈特賜省
覽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齋臣密表一道上詣神
霄玉清三府引進仙曹伏望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
再拜以聞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

阻水不果欲居西路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乃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禦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行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語奏知上批答曰卿適來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

十八日甲申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改作師）出榜曉諭

勘會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遘狀申據探報大金賊（改作兵）馬約二萬餘於中山府北唐河岸北蓋起五六座橋兒般運車仗過河岸立寨及已有過保州界分之人所有本路即今並無賊（改作敵）馬州郡守禦平安又中山府路安撫使詹度奏二月十八日金人到城下探知城中有備及人心堅確往往連夜發行車仗及路拔寨北歸兼令王觀察同程瑀到城下云非是不來打城乃為兩朝和好不欲違盟我大金人馬與太子郎君暫且北頭去也不是怕你本府自圍閉以來不住接戰斬獲數多兼曾殺其四太子都厮赫（改作多斯德）大王等酋首（刪此二字）及城上多張神臂弓矢石等乘間擊射賊人往往畏避不敢輕犯密使人探得賊（改作

敵情大段憂疑至數日必是遁去又竊慮民間尚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曉示各令知悉

十九日乙酉太上皇后還京師車駕出郊奉迎

二十日丙戌太上皇回鑾至南都

二十三日己丑高世由等守澤州有勞除直龍圖閣通判時擴除直秘閣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澤州高世由等守州城使黏罕改作尼堪不敢以兵犯宜加褒賞詔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知澤州高世由特除直龍圖閣通判時擴可直秘閣其餘守城有功人令世由等具狀保明聞奏奉

敕下項朝請大夫權知澤州高世由可直龍圖閣朝奉大夫通判澤州時擴可直秘閣差遣如故

敕高世由等承平日久戎備侵隳屬胡改作敵騎之猖狂改作侵凌悼吾民之奔潰爾等奮於忠義克保孤城相彼經行率多降敵稽考其效敢後褒旌服我恩榮終全名節可依前件

二十四日庚寅姚古收復隆德府

河東制置姚古狀申尚書省恭依聖訓分遣將兵前去救援太原已於今月二十四日收復隆德府訖及生擒僞知府姚璠太師通判郝仲少監知縣儲汝并

知縣印記今解送姚璠等赴闕者

幼老春秋曰姚古克隆德府初姚古爲熙河路經略使也鞏州王德有赴功名之心以武勇隸其麾下古爲河東路制置使以兵救援太原府也與宣撫司幹當公事折彥質相遇於懷衞之間未得虜（改作敵）之虛實聞隆德府威勝軍已爲金人所陷沒古乃遣德硬探德斬虜酋（改作金將）一人持首以還具以虛實報古遂補進武校尉復令德往且戒其必得生口將親詰之德許諾引十六騎疾驅入隆德府生擒僞知府姚璠太師以還古大驚謂曰昔傅介子班超之倫何足以相擬他日功名須遠到古即引衆疾趨復取隆德府擒僞通判郝伸少監僞知縣儲汶并知縣印記解送赴闕上臨軒問姚璠被擒狀璠曰臣爲夜叉所獲自是德有夜叉之號

范仲熊北記曰姚古別將陳迪擒大金所置知府姚璠以歸

手詔諸路選將練兵

手詔諸路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納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陝西諸路召募敢勇河北訓練保甲盡數團結陝西選擇保甲三萬人分作十軍鼎

灃路弓箭弩手揀選六千人一千騎湖南北路峒丁
選揀各六千人聽候朝廷指揮河北京東西弓箭社
射生戶預行團集仍具的確人數申樞密院
二十五日辛卯李綱自南都回至闕
中山路安撫使詹度河東安撫使張孝純高陽關路安
撫使陳遘守城有功並除資政殿學士
宇文虛中落職宮祠鄭望之李鄴前除戶部侍郎并給
事中指揮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
二十六日壬辰姚古收復威勝軍
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改作師出榜曉諭

河北宣諭使种師道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鎮逐金人
出界臣措置催督進兵救援隨機應發追逐掩擊去
後今月十日據种師中申契勘金人兵並已逼逐出
界其中山河間府兩鎮并沿邊諸州軍並平安奏聞
事又中山府路安撫使司奏契勘金賊改作兵三月三
日回途再到本府臣率士卒撓其寨柵賊改作敵知難
攻遂過唐河迤邐北去今月四日五更保州等處迫
逃出寨並已過易州城分去訖本路保護僖祖順祖
陵寢並無疏虞本路前後接戰及刦寨共八十餘次
斬獲及擒賊改作敵兵共計五百九十九人及奪到孽

改作
孳畜八千五百五十三頭匹口雲梯鵝車洞子器甲旗鼓等一萬七千四十六副件燒奪糧草四十三車奪到金銀匹帛等奪回虜去京畿及諸州軍人口五千二百一人一面散遣歸業人口不計數目幷收到遺下糧斛約六七萬石見行盤量奏聞事又河東路制置使姚古狀申恭依聖訓分遣將兵前去救援太原三月二十四日已收復隆德府生擒僞知府姚璠通判郝伸知縣儲汶二十五日又收復威勝軍了當又竊慮民間尚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曉示各令知悉

二十七日癸巳李綱自應天府奉迎回乞官祠

傳信錄曰是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爲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卻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儻疑猜不解如所謂竊鈇者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

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
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
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
足採上笑之而南仲艴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睿思
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
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李綱結搆士民伏闕者豈
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執皆愕然余奏
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
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已鑒
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菲才冒處樞輔仰荷特

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改作敵騎出
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里臣之願也今南仲
之言若此臣安敢復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
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搆朕所
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因再拜辭上出居
啟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劄子曰臣聞見危致
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艱難之時
故當狥國忘軀而於揣分量才又有不能則止之義
輒伸愚懇上瀆天聽伏念臣賦性蠢愚學問荒淺比
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在政府自蒙委任夙夜究心

外捍疆敵內安衆志上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仁聖所格醜類（改作敵人）退師京邑安疆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區區之忠志願麤畢而臣自事變以來夜以繼日無時暫休智術殫於思慮意氣索於憂虞內度綿薄實難勉强況今朝登老成賢智並用正論得伸於廟堂德意下洽於海隅自此天下豪傑忠智之士當連茹而進內修政事（删此二字）外攘夷狄（删此二字）以副陛下嘗膽臥薪之意顧如臣者材術既疏心慮憒耗深恐有誤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樞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宮觀任便居住則仰荷陛下終始保全之恩捐軀報國期於異日干冒天威取進止

奉御批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託付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有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

誅趙良嗣於郴州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搆成邊患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始今猶居郴安處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奉聖旨趙良嗣取首級令廣南西路轉運使李昇之監行刑子孫送吉陽軍編管

二十八日甲午李綱再乞宮祠

第二劄子曰臣適具奏以備經憂虞心慮憒耗乞罷

臣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
封回所奏章御批訓諭令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
天恩非臣捐軀所能上報竊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
長遭遇陛下龍飛之初適丁艱難國家多事被隆獎
擢得見危致命少效臣節都邑底甯夷狄遁歸（刪此四字）
斯皆陛下聖聽所致如臣何力之有然而危疑之跡
疏拙寡助力小任大夙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察而保
全之甯有今日常願俟賊馬（改作敵兵）既退三鎮無虞上
皇鑾輿還闕二聖重歡目覩盛事乞身歸休安於田
畝乃其素志適今早進對與大臣議論不合遂詆臣
以士庶伏闕之事疑臣結搆至欲御史根治伏念臣
備位樞管橫遭誣衊有玷國體甯不動心所以遽上
封章實非獲已雖蒙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冀
哀矜使遂所請未塡溝壑誓當捐軀以圖仰報臣更
不敢供職見般出啟聖院安泊聽候指揮取進止奉
御札依已降旨不許般出啟聖院依舊赴院供職
第三劄子曰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
宮祠特降御批令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
彌深感戴臣聞難進易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
人臣之戒臣自庶僚荷陛下特達之知擢參大政遂

長樞庭所以輒受而不敢固辭者蓋以時方艱難義當自竭雖叨冒非恭不自知其不可然於君子難進之義已不能無愧今日賊（改作敵）馬既回國勢初定庶幾引退以補前愆至於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況因廷對同列議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苟包羞忍恥强顏取容不唯有玷國體亦將取輕於陛下其何以協贊帷幄之謀折衝萬里故敢仰恃大恩乞身而退庶幾去就之節上無愧於古人伏望聖慈矜臣區區非敢沽激特從所請勿使顛擠荷恩無窮沒齒難報見今已在啟聖院聽候指揮取進止奉御筆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今封還卿奏

監察御史余應求劄子言中人不可預軍事

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爲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於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爲後世深戒者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爲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擇帥當固委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臣竊見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乞令日報將兵復驗首虜提點賞犒催促糧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

則是又預軍政矣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夫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乞以隨軍步馬各兩隊防護若近裏勾當抽摘隨行防護如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挺身赴敵死於行陳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勞他時爲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爲河西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爲措置邊事又爲安撫制置使又爲宣撫終之爵郡王職樞管譚稹之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爲勾當公事又爲淮浙制置末乃爲河東宣撫使蓋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所獲也今嗣昌初爲承受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寖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爲貫稹者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慎守典憲無敢侵紊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爲亂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爲中人預軍事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奉聖旨王嗣昌奏

請畫一指揮更不施行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四校勘記

不須詣亳社西都詣誤作治　因問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弟脫攻圍二字　便可佩服佩誤作珮　初余次拱州脫余字　得旨來早辭訖脫來字　臣弗敢忘忘誤作妄　唐河北岸誤作岸北　見般運車仗見誤作兒　時擴一作時桓　河北京東西弓箭手手誤作祖　追逃出寨追誤作迫　斯皆陛下聖德所致德誤作聽　甯不痛心痛誤作動　故敢仰恃天恩天誤作大　乞從所請乞誤作特　京邑安堵堵誤作疆　當因委任因誤作固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五

靖康中帙二十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丙申盡四月十六日壬子

三十日丙申蔡京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蔡攸前去省侍

太上皇自淮浙回鑾已泝汴過宿州先是蔡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已解行宮使又有旨令攸專一扈從道君還闕攸具奏奉迎使副並至行宮臣罪戾之餘宜退伏田里乞依已降責

命罷專一扈從職事閒又差攸行宮副使朝臣慮攸
入京城别肆奸心乃因上言故有是命
臣寮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
敗壞綱紀使朝廷失信於四夷致上皇負謗於天下
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非一其他元惡
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
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衛行宮爲名僥倖入都竊聽
民言深可憂慮若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
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
特降睿旨早賜黜逐施行三月三十日奉聖旨京攸

累有言章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
置攸本合重責爲勸上皇北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
舉宮觀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
敕曰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誣上舜功二十知人實
本於去凶若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於
元惡敢廢刑章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
致仕蔡京以疏虞不學之資使輕果敢爲之氣自初
登用首務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刦持之計列聖
貽謀之憲度埽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略盡
竭府庫之儲以供浪費偷爵祿之寵以市私恩黎元

深痛而無復樂生志士隱憂而至於祈死當上皇之覺悟畏天戒之昭垂屢因衆惡而斥疏卒以自營而收召乃至交通宮禁黷用邦財眞同妾婦之爲孰異穿窬之恥逮眇冲之臨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狥國之忠但出全軀之策靖言蠹敗已無及於噬臍悉舉愆尤殆不勝於擢髮彈章疊至匪朕敢私謂捨彼豺狼安用狐狸之問而養滋穰莠灼知禾稼之傷原情本合於殲夷遠佞姑從於屏棄體予恩宥無怠省循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四月三日己亥太上皇至自鎮江府車駕出宜春苑奉迎

太上皇還自鎮江上出郊奉迎太上皇戴玉並桃冠著銷金紅道袍入自興宋門都人皆夾道觀之無不欣喜居於龍德宮耿南仲建議盡屏其左右於是內侍陳思恭蕭道李琮張見道十人並行貶黜不許入門敢留者斬

六日壬辰車駕詣龍德宮起居

靖康遺錄曰上皇每有手筆付上自稱老拙謂上爲陛下猶時取財物須賜左右上令開封尹籍所入龍德宮物數目有得賜者出即納之於宮

李綱狀奏乞免從駕再入劄子乞宮祠

臣伏蒙陛下特賜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難以口述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及夜來傷風頭目昏眩今來駕詣甯德宮所有隨班起居從駕難以趁赴伏望聖慈特賜蠲免具狀聞

又第四劄子臣累具劄子乞在外宮祠未蒙俞允今早御藥梁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甯德宮臣不敢不遵稟聖訓然而臣於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劄子上冒天聽復蒙聖慈特降御批促令供職仰荷厚恩非臣殞首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臣區區之志欲只俟邊境甯靖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丐外補已嘗累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因事輒發伏望睿慈察臣忱辭特從所乞雖處田里敢忘大恩臣不勝祈懇之至謹具四劄子奏知取進止四月一日奉御批不允仍依累降指揮勿更有請

詔曰卿忠義之志朕所素知方國家多難實賴共濟不得再有請便赴院供職

又詔　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迺者虜改作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衆數十萬

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至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隔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賴以爲輔佐者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

謝表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親筆手辭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既明辯其謗讒又勉勵以國事隆恩命薄感極涕零伏念臣結約無奇迂愚有素幸遇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於常倫得謗遂生於外意儻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於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黯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辯博陸之譖實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攘夷狄（改作銷鋒鏑）方日奉於睿謨捐軀命以報國家誓力酬於天造

李綱奏備邊禦敵八事

臣伏以金人退師交割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溺夷狄（删此二字）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寖熱而虜（改作敵）有

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即今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改作敵必再至以背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謹上條具所以備守禦邊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雖累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鑒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日之計莫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其將士習戰陳相爲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洲與營平相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博德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

其二謂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僅及一半宜遣使團結訓練各令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遁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

美水草高敞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更爲給地牧馬民閒雜養以充數官吏具文以塞責而馬無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缺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閒數萬之馬可具也

其四謂河北塘濼東抵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行舟所以限隔胡（改作敵）騎恃爲險固而比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下低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爲頹圮湮塞宜徧修治而近京四輔諸郡畿邑皆須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改作敵）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爲賊（改作敵）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稅以賑恤之往年方賊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

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

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緣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改作敵）不敢動矣

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煎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民心

臣寮上言將擅去朝廷人先賜罷黜以允公議

先是上皇東幸亳州大臣權貴不聞恤國家難者皆乞扈駕將家屬從其餘百官家屬去者侍從自尚書而下逃遁者如張權衛仲達何大圭等五十六人故有此論

舉使臣武勇指揮

聖旨在京令監察御史以上在外令監司知府軍及路分鈐轄以上候指揮到限三日於大小使臣內公心選擇曾經邊任或戰陳及有武勇可以統眾出戰之人各舉二員開具歷任腳色保明奏聞即不得泛濫緩急擢用仍不妨別處注授及具一般文狀申樞密院

十五日辛亥幹离不（改作里雅布）回至燕山

許採陷燕記曰先是幹离不（改作幹里雅布）陷燕山進兵南寇（改作下）留蔡靖在燕三月十五日幹离不（改作幹里雅布）蟾

目改作棟摩國王郭藥師等自南歸而肅王張邦昌同行士大夫見之有泣下者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來約蔡靖以下官於昊天寺相見遂袖中出本朝所與國書令王汭等讀示蔡大學讀訖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乃謂蔡公以下官曰趙皇失信致我南侵卻聞少宰甚得人情不然我未回來官人等且安心坐爲有少邊事議未定纔候定奪卻令與肅王同歸兼亦欲將少金銀令充果實費其言頗似婉順良久又謂蔡公曰大學有事可以說及蔡公曰念靖南歸好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大怒頭面發赤曰待與你商量些好事都不肯商量卻只要歸好與蒙霜特姑改作穆克珊坦塔蒙霜特姑改作穆克珊坦塔者棍子敲殺也明日獨遷蔡公一家於皇城衆皆爲公危之詰旦余往見侍中劉彥宗曰昨蔡大學見二太子語稍方聞已遷皇城或者恐有不測之禍望侍中與周旋之彥宗首肯曰少閒當言之請無慮余既退又遣人諭及曰但放心決保無虞後聞彥宗入皇城中既回乃往見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又兩日復遷蔡公於高團練宅巡邏呵衛之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又來約本朝官於姚村淀觀射柳見肅王張邦昌已在而王雲曹曚亦來坐次甚遠語言不相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

乃謂蔡公曰大學忠臣也但安心將來和議了便可隨肅王過去因自酌酒三盞與蔡公飲之名曰過錢厚禮也

金人建元帥府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

節要曰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初寇（改作至）燕山黏罕（改作尼堪）初寇（改作至）河東稱都統府至是改曰元帥府乃劉彥宗之建議也以諳版孛極烈（改作安班貝勒）斜也馬（改作錫哩布）爲都元帥僞（刪此字）皇帝盧保（改作隆普）移賚孛極烈（改作伊拉齊貝勒）黏罕（改作尼堪）爲左副元帥僞（刪此字）皇子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爲右副元帥僞（刪此字）皇弟撻懶（改作達蘭）爲左監軍兀室（改作烏舍）爲右監軍僞（刪此字）皇弟闍母（改作棟摩）爲左都監契丹耶律余覩（改作伊都）爲右都監東路之軍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主之西路之軍黏罕（改作尼堪）主之虜人（刪此二字）呼作東軍西軍東路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黏罕（改作尼堪）建樞密院於雲中以王時慶主院事虜（改作金）人呼東朝廷西朝廷

十六日壬子太學生陳東上書辭免恩命及論列蔡京父子

書曰臣於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敕一道賜臣迪功

邢同進士出身臣不敢明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尚書省乞敷奏遣還成命者契勘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合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誅姦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南幸申言六賊之姦又於二月初五日再合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復用李綱并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衆扣閽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誅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麤知忠孝分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希朝廷恩賞今來遽被恩寵令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所言姦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改作金人）侮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勞北顧之憂事至如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況方欲鞭笞夷狄必（刪又況至此九字）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誰敢懷姦誤國如京等耶夷狄（改作敵人）聞之必望風遠遁此臣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留李綱蓋於

初四日早聞得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洶洶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竊發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爲陛下言者故乞亟復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社稷大計奮不顧身爲陛下言之豈敢於此僥倖官爵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狄（改作詰戎兵）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甚修而夷狄（改作詰戎兵）未易攘（改作詰作）也方今天下事無大小罔不蠹弊正須振頹起廢凡事刮磨整齊之然後可柰何猶坐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意有二焉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公道不行則雖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尚逭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憤自崇甯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神器動搖國本天下共憤之臺諫之官如陳瓘任百雨何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近日言者備疏蔡氏父子之惡衆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

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殛誅其人也所以未能斷然不疑者豈朝廷之上有爲之營救也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往附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異心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於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素號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爲天下朝已之讖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爲退送意謂送者宋也欲爲退宋之讖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民而決興

化之水動皆不軌致姪俁之告變而繆爲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直以妖術附之張大臣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存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於複道曲河相通宮禁脅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主爲帝姬宗姬族姬此其用意猶章章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從己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爲范蓼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供備言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攄御史中丞余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爲掩覆凡文

欵及京者必令禁毀京遂幸免其後攄深驟遷宰執皆京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已之言愚弄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必爲王莽無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崇甯間京爲宰相卞爲元樞弟兄將相之權國朝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焰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僥冒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子孫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警急適在陛下即位之初北顧警撓不勝社稷之虞蔡京蔡攸乃與童貫朱勔等盡挈家屬强挾上皇南去使陛下父子隔離晨昏之念日軫聖懷蔡氏父子祖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爲名乃獨留拱州已無心於上皇矣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閒伺兩宮之安危然後自爲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果從羣臣之議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爲賊用京固知夷虜醜類（此四字改作金人）必不能久有中原賊去（改作師旋）之後必乘勢據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以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內外遠近更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

或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子自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姦計每每如此聞京前日在拱州日夕飲晏樂聲不絕比至謫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城市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廷爲意乎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攸之爲人驕淫很傲在家則無禮於其親在朝則無禮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讐聞閨門淫穢復不可道招權怙勢侵亂朝政燕山之役雖起於童貫而攸實副之陷沒士馬捐棄金帛不知其數買空城以紿朝廷冒取羣賞躐致公師久領元樞之任前日金賊（改作師）初起邊臣告急章奏累至攸輒匿之乃於私家收拾金寶密自爲備在朝大臣皆作去計略無一分捍禦之心直至虜寇（改作烽火）漸逼乃始奏聞遂至賊（此二字改作使敵）兵衝突徑造城下道路之言皆謂攸父子及貫勣等與虜（改作金）人結爲內應欲分我中國而主之所幸城中姦細數敗自知計弗得行乃挾我上皇倉遽遁去聞上皇爲攸等沿路刦持無所不至臣正月三十日上書正爲此也願陛下早發英斷以鋤禍根則在朝廷之臣孰不爲陛下用正如王黼梁師成非無黨與在朝廷者然二人已死彼亦灰心雖欲懷私不可得

已今朝廷大臣心懷蔡氏萬事掣肘遂使陛下刑威有所未當蓋京父子不誅而童貫朱勔亦得幸脫童貫之罪大於梁方平方平伏誅貫猶未也朱勔之罪大於李邦彥彥已死矣勔當何如蔡京父子之罪大於王黼黼既不免蔡氏父子尚可容乎陛下即位以來天下指日以俟京誅今乃遲遲如此天下失望聞京近到拱洛二郡百姓父老皆欲毆之今蔡氏父子所在之處萬一有爲陛下羣起而誅之以快積年之憤因成變亂陛下雖悔何及蔡氏不滅則天下之心愈益疑惑終不可解欲望平治其可得乎夷狄侮慢之患何時而已（刪夷狄至此十字）此皆大臣懷私不恤國計陛下又不斷自宸衷必殺無赦天下何賴焉臣願陛下處事勿屈法狥情以苟且目前當事事思爲萬世法正如以臣上言之故遂欲自布衣加以爵命此豈可爲萬世法哉願陛下察臣誠懇追還成命臣獲安義分不勝幸甚臣以一介布衣輒敢抗辭君命罪誠萬死臣無任惶恐待罪之至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五校勘記

聞又差攸行宮副使（聞誤作閒）今來駕詣龍德宮（龍誤作甯）難以趨赴（趨誤作趁）龍德宮（龍誤作甯）遂生於意外（誤作外意）在外令監司知州軍（州誤作府）以時立愛主院事（時立愛誤作王時慶）乞敷奏追還成命者（追誤作遣）張大成（成誤作臣）冒取厚賞（厚誤作羣）躐致公卿（卿誤作師）